

我还是不好意思拥抱自己的父母

■孙道荣

他是一位旅行博主，疫情却将他困在了亚美尼亚。

他的生活，一时陷入了困境。不知道下一站该去哪儿，又能去哪儿？身上的钱也不多了，回国的机票，别说根本抢不到，就算能抢到，昂贵的费用，他也支付不起。

他认识了她，一位当地的女孩。她是个大学生，在自学汉语，还只能嘟几个简单的汉字，他虽然已在亚美尼亚语旅行了两个多月，但也只会几句简单的问候语，好在两人都略通英语，勉强能交流。她跟他学汉语，他向她学亚美尼亚语。交往了一段时间后，两个人同时发现，自己爱上了对方。

他成了他漂泊生活里的一道光。他们租了一套小房子，生活在一起。他只能靠零散更新的视频，挣取微薄的收入，维持着两个人的基本生活。日子很艰难，但两个相爱的年轻人，心紧紧地连在一起，苦，也是甜。

几个月后，女孩希望带男孩，回自己的家，见见自己的父母。

他犹豫，惶恐。虽然在外旅行了一年多，也算是见多识广了，但骨子里他还是一个大男孩，且观念还很传统，他觉得以自己现在的状态，去见女朋友的父母，实在没有底气。而且，第一次去女孩家，自己连个像样的见面礼，也拿不出来啊。女孩“啧啧”一声乐了，什么见面礼？你自己就是最好的礼物。

他也知道，西方人并不注重这些，但是，不管怎样，第一次登门，总不能空着手吧。女孩说，那就将你那几包辣条

带上，我妈妈肯定很喜欢。那几包辣条，是上一次，一个国内的同胞带给他的 小礼物。这怎么能当作见面礼？女孩坚持就带它，他也确实没有多余的钱去买一件像样的礼物。只好是它了。

到了女孩家楼下，他极度忐忑。门打开了。女孩的父母，还有女孩的姐姐，一起在门口迎接他们。女孩拥抱了自己的妈妈，又拥抱了自己的爸爸。他木讷地站着，手足无措。女孩的父亲，向他张开双臂。他迟疑地往前凑了凑，也张开双臂。在欧洲旅行期间，他也入乡随俗，常与陌生人拥抱。但与女孩的爸爸拥抱，他还是有点尴尬。但女孩的爸爸紧紧地拥抱了他。女孩的母亲，也向他张开了双臂。女孩的母亲不仅拥抱了他，还亲了他的面颊。他臊得脸通红通红。女孩的姐姐，也热情地拥抱了他。

这是他第一次去她的家，也是第一次与她的父母，还有她的姐姐拥抱。此后，每个星期，他们都会一起去她的父母家，与家人团聚。每次去的时候，她的父母和姐姐，都会分别与她拥抱，也与他拥抱。离开的时候，他们会再一次逐一拥抱。有时候，他会带一两件小礼物，给父母或姐姐，他们接过礼物的时候，也会开心地与他拥抱。

一个周末，她的父母，带着他俩，去乡下看望亲戚。亲戚们也早知道了他的存在。他们等在门口，一一拥抱。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拥抱，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他会主动张开双臂，与他的亲戚——老人，孩子，妇女，一一拥抱。

她的闺蜜，偶尔来他们住的地方聚会，见面的时候，分别的时候，她会与她们拥抱，亲吻面颊，他也与她们一一拥抱。

慢慢地，他已经完全适应并习惯了拥抱和贴面礼。与女孩相爱一年多，那个害羞的男孩，已经长大了，融入了他们的生活。

疫情向稳，他领着女孩，辗转踏上了回国的路。

转机，再转机，他们终于回到了国内。完成了隔离要求后，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

他的父母，在门口等着他们。

女孩和他的父母，通过视频，早已经熟悉了。

女孩来不及放下肩上的背包，张开双臂，紧紧地拥抱了他的妈妈。他的妈妈，似乎还有点没有反应过来，张开的胳膊，有点僵硬。但她还是拥抱了自己儿子的女朋友。

女孩又转身面向男孩的爸爸，张开了双臂。爸爸臊红了脸，身体僵硬，脸上堆着尴尬的笑容。女孩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轻轻地，象征性地，拥抱了男孩的爸爸。

男孩自己也忽然手足无措，本来已经微微张开的双臂，收了回去，顺势解下了背上的背包。爸爸赶紧接过了儿子的行李，一起进了家门。一场时隔两年多的见面，结束了。

女孩在男孩家生活了两个多月，男孩的妈妈，每天变着花样给女孩做中国美食，女孩的脸上，天天洋溢着满足的，幸福的笑容。

女孩的签证到期了，男孩决定，与女孩一起回亚美尼亚，办理结婚手续。

男孩的父母，送他们到了机场。两人办好了登机手续，与父母告别。女孩拥抱了男孩的妈妈。男孩对父母说，你们回吧。

父母转身离开了。过了安检，男孩忽然说，我只是小时候，拥抱过他们。女孩似懂非懂地看着男孩。男孩说，他们也不习惯拥抱我了。但是，男孩激动地说，你相信吗？他们肯定没有离开，还在那儿张望。

他们从另一个通道，走出了候机厅，看到他的父母，正站在安检的门外，踮着脚尖，伸着脖子，向里梭巡张望。

男孩和女孩，悄悄地走到了他们身边。这一次，女孩张开双臂，将男孩的爸爸、妈妈，还有男孩，紧紧地抱在一起。男孩的爸爸、妈妈，还有男孩自己，眼里都挂着泪花。

十几个小时后，飞机降落在亚美尼亚机场。女孩的爸爸、妈妈和姐姐，一起来到机场迎接他们。女孩拥抱爸爸，拥抱妈妈，拥抱姐姐；男孩也自然地张开双臂，与爸爸、妈妈、姐姐，一一热烈地拥抱。出了机场，上车前，一家人又激动地互相拥抱。

男孩在他最新更新的视频里说，我羞于与自己的父母拥抱，在他们面前，我还是不好意思张开双臂，但是，我知道，我们的心，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的。



■俞方舟

灯下漫笔

我与孤独和解

常言孤独是现代人的“常见病”，无数人在疫情封锁后的独居生活中饱受孤独折磨。“午睡后一觉醒来发现天已漆黑”的寂寞更是引发无数人的共鸣。我以为，人的一生是由孤独贯穿始终的，人永远无法摆脱孤独，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接受它，消化它，与它和解。

孤独是什么？有人说，孤独是鸟兽孩童嬉闹巷中而与你无关；有人说，孤独是万家灯火通明而无一盏为你；有人说，孤独是欲语而觉无人应答。一个人，如果心中筑有一件温暖小屋与一位等候之人，也不算孤独；一群人，如果无人交流冷冷清清，也算孤独。孤独是人的一种状态而非感到悲伤寂寞的心理，它是人心与心之间距离遥远在现实中的投影，这意味着孤独与寂寞是可以不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。我抗拒与他人相互理解，把自己做成一座孤岛，但我享受独处，这就不寂寞，

往事悠悠

难忘玉环的锡饼

海岛玉环的小吃特别多，有软糯的糕头、喷香的薯粉圆、诱人的海鲜炒面等，但是，记忆较深的还是吃锡饼，还有小海鲜。

2008年刚到玉环工作的时候，有一个星期天，同事爱国带我们去他黄门的同学家里吃锡饼。初到时，我们就看到主人家洗的洗，切的切，烧的烧，可是快到饭点的时候，我还没有见到所谓的锡饼。当大家围坐在桌前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原来锡饼是这样的：满满一桌子的菜，分类摆放在每个长条形的格子盘里，拼成一个大圆盘，格子盘里有切成小块的红烧肉、鲑鱼、黄色、青占鱼、松花蛋、花生米、豆腐干、荷兰豆、米面、雪菜和各种海鲜小炒等，煞是好看。旁边放一小袋的麦面皮，拿皮子摊开，将喜欢吃的菜匀称地放在皮子上，自己觉得差不多了，就用双手把皮子卷起来。之后，拿着圆柱形的比手腕略细一点的结实的锡饼，大口咬着吃，皮子里面各种菜肴的味道便都出来了，这个就是锡饼。你可以一口锡

饼，一口酒。那天我吃了一个就饱了，一般人最多也就吃两个。玉环人平时不大吃锡饼，大多在节日或有朋自远方来，便会精挑细选，做一桌子菜，各自动手，边吃边聊。第一次吃的人，也不用为包得松垮难为情，重在参与就好。锡饼不单是小吃，而是作为一种地方饮食特色，类似于萧绍农村的十碗头，前几年我又去玉环，一位朋友非要留我吃个饭，就在一家比较精致的专门吃锡饼的饭馆里，订了一桌，跟我一起去的欢林，直呼开了眼界。

海边人口福好，吃海鲜也有讲究。我们住在内地的，以前吃的海鲜，大多是煎炒、油炸，玉环人不是这样，他们要清水煮着吃，煲汤吃，不放酱油很少放盐，多是蘸着醋吃，说这样原汁原味，保留了海鲜的味道。当然，这个是他们在海边的缘故，可以捞上来就吃，不像我们内地的，有长途运输的环节，过去交通不便，海边到餐桌有个漫长过程，人们吃到的不再新鲜

了。“三鲳四鲞”，是当地人总结的。三月是吃鲳鱼的季节，鲜嫩的鲳鱼洗净切片，在煮沸了的水锅里，刷一小会儿，夹出来的鲳鱼肉放在醋碟子里蘸着吃，或醋里面放点酱油，入口即化，味道极其鲜美，老家传统的在油锅里煎着吃，吃不出这个味道，是暴殄天物。

在玉环，青蟹也有叫蛸蟾虎的，肉质细嫩，营养丰富，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会在讨小海的那里买一点刚上岸的青蟹，拿回家给孙辈煮着吃，或用来送亲朋好友，据说有滋补强身之功效。玉环靠海，祖辈们打鱼为生，风里来浪里去，对祛寒去湿、活血化瘀的方法很有研究，如鱼胶就是上好的东西，加桂圆、红糖炖，能补元气。至于像沙鲞、望潮、泥螺、血蛤之类的小海鲜，是每次吃饭都要点的，就是海蜈蚣那细长细的“尊容”，即便再怎么好吃，再怎么劝说，我都不敢跨出那一步，实在觉得恐怖。

玉环城区的海鲜排档是从坎门海边过

就摘了满满的一大袋。意外的满载而归，让人充满期待。兴冲冲坐等炒菜师傅帮我加工炒制，原汁原味的湘湖龙井不多时便新鲜出炉……

午后，我来自家的阳台，端出心爱的茶杯，放入一小撮炒好的新茶，倒上新煮沸的山泉水，为自己沏了一杯有灵魂的香茶。霎时，浓郁的茶多酚直钻鼻孔，深深吸，清新入脾，“好茶！”我不由得赞叹道。

此时，太阳晒着我的后背，悠然回过

来的。初时，坎门海边的大排档很有名气，在大坝上一字排开，估摸有几百米长，面朝大海，我们曾经在那里接待过一些客人，在一个简易棚子里，喝着罐装小青岛，掰着小海鲜，只是海边空气潮湿，身上感觉黏糊糊的。经常去，也熟识了个把排档的老板，小陈就是其中一个，每每有客人，我们都介绍到小陈的摊位，他很厚道，收费比较合理，他家人在别的地方上班，一有空闲就会过来帮忙，洗菜汤汤、干净利索。说到吃饭，在玉环，但凡是在外面酒店餐馆里，你要吃米饭，得先预约，当地人酒后没有吃米饭的习惯。相互敬酒，是不用起身的，有句话叫“屁股不动表示尊重，屁股一抬喝酒重来”，而且，杯子之间不能触碰，碰到就得喝完，故多以手背隔开。后来这个大排档整体搬迁到了城区。曾经有过段时间，同事林为民等多次陪我去城关海鲜拍档喝点小酒，品的不单单是小海鲜，更是多年相处下来的理解和情谊，至今想来，还倍感温暖。

身，阳光就顺势爬上了我的膝盖，暖暖的，特舒服。

此时此刻，时光的脚步似乎变得特别特别慢，放空的感觉真美妙。说实话，已经很久没有如此悠闲了。坐着小板凳晒太阳，我猜自己那模样一定像极了村庄里的那些老人家。我一边品茶，一边重读小柴胡汤原文……伤寒中风，有柴胡证，但见一证便是，不必悉具，这回终于弄懂了。哈哈，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……

■洪小明

人间真情

■王杏芳

爱的轮回

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，由于家境贫寒，我的哥哥姐姐不得不早早辍学进厂打工，贴补家用。正是哥哥姐姐的辍学才圆了我的大学梦。

离开家去省城上学，是我当时最幸福的事，而每周末回家，却是我母亲最幸福的事。一到周末，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，总有个胖胖的中年妇女站在村口，每开过一辆公交车，她都会伸长脖子仔细打量下车的乘客。当她终于看到我从车上下来时，就会高兴得像个孩子，边喊着我的名字边奔向我，一把扯过我手上的行李袋，向我问这问那。可我对母亲的做法不以为然，总抱怨道：“你过来干啥！我自己会拿的。”对她的问话也是爱理不理的，还嫌她烦。现在想来，真是后悔。

毕业后我分到县城上班，先生在部队服役，而我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孩子要上幼儿园，就只好托付给了我母亲。娘家离开的工作地还有40多分钟的公交车路程，再加上我平时工作很忙，只能每周末回娘家探望父母和孩子。那天周末，也是女儿住在母亲家的第一个周末，我和先生一进母亲家的小区大门，远远就听到一小孩一声大似一声地叫着“妈妈、爸爸……”我们循声仰望，母亲家五楼北窗一大一小两个脑袋正探在窗外，那个小脑袋看到我们回应她，在她外婆怀里手舞足蹈起来。楼上窗口一声接一声地叫着“妈妈爸爸”，楼下一声接着一声使劲喊着“宝贝宝贝”。以后每次我们回娘家，在母亲家的北窗口总能看到一大一小两个脑袋，一个是我宝贝女儿，一个是我亲爱的母亲。看到这样的情景，我总会想：也许将来有一天，这一大一小的脑袋会换成我和我的外孙……

再后来，我女儿长大了，出远门求学到，一个月难得回一趟家。女儿一个电话：“妈，今天我回家的。”我笑靥洋溢，掐算她到家的时间，准点站到小区门口去迎接。远远看到女儿回来，接过她手中推拉的行李箱，细细打量她的脸是瘦了还是胖了，也想从她脸上读出她在校过得可好。我感觉历史在重演，我和女儿正如很多年前母亲和我。正思量间，女儿把她的行李从我手上拉了过去，说道：“谢谢妈妈，我自己会上拉，别人看到要说我没有教养的。再有，我年轻身体比你强，哈哈……”还一路跟我聊学校一些趣闻和探讨一些事情。我惊讶于孩子的成熟和懂事，让我很是欣慰。我想，那几年母亲也是这样吧？曾经也细细打量我的脸，可我浑然不知，因为我每每从与她的目光接触中移开，好像从不喜欢跟他们多作交流。

只有自己做了母亲后，才真正体会到村口、窗边盼子女归的心情。那个冬天，那个黄昏，夕阳拉下夜幕前的那刻，冷清的街道、凛冽的寒风，一位两鬓苍白、满脸皱纹的老人，蜷缩在传达室外一角，她在盼今晚回来吃饭的我们一家三口。我心疼地牵住母亲冰冷的手——正如小时候她牵着我的手对我嘘寒问暖一样，说：“你来这里干吗呀？天这么冷。”母亲说：“刚从小店买东西回来，顺便来等一会你们。”也许，母亲你不来小店买东西，此时也应该站在五楼北窗盼我们了吧？想到这，我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前几天我生日，我买了一束康乃馨送给母亲，感恩母亲带给我一生的温暖，让我一直保持阳光与自信。而这种人性的爱，一直在轮回，温暖了整个世界。

湘湖诗会

■孙楚阳

迎亚运二十韵

昔闻东亚国，忍负病夫名。
贾客添疲态，沙场驻弱兵。
五星开鼎革，万里复安平。
旭日蒸腾起，睡狮蓬勃醒。
人民除旧貌，体魄焕新生。
大赛金牌揽，征途铁骨行。
之江潮滚滚，西子水清清。
八月天香动，四方嘉客迎。
体坛逢盛会，佳节聚杭城。
城市风光美，筹谋思虑精。
数年详架构，今日敞轩楹。
肺胸慷慨慨，胸襟挚且诚。
健儿齐努力，父老共摇旌。
白浪千寻立，红旗百丈擎。
但教无憾悔，何计有输赢。
拼搏青春事，冲和赤子情。
跨湖瞻独木，玉顶听群莺。
高谊铭金石，欢歌赞俊英。
江南烟雨色，越地激昂声。
幸甚缘缘契，相期邀月明。